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# 民国历史演义

(二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## 第二十回 宋教仁中弹捐躯 应桂馨泄谋拘案

摇摇却说宋教仁由沪启行，至沪宁铁路车站，方拟登车，行到剪票处门口，忽背后来了一弹，穿入胸中，直达腰部。宋忍痛不住，即退靠铁栅，凄声语道：“我中枪了。”正说着，又闻枪声两响，有二粒弹子，左右抛掷，幸未伤人。站中行客，顿时大乱。黄兴等也惊愕异常，慌忙扶住宋教仁，回出月台，急呼车站中巡警，速拿凶手。哪知四面一望，并没有一个巡士，但见外面有汽车一乘，也不及问明何人，立即扶宋上车，嘱令车夫放足了气，送至沪宁铁路医院。至站外的巡警到来，宋车已去，凶手早不知去向了。当时送行的人，多留住站中，还望约同巡士，缉获凶手。一面电致各处机关，托即侦缉。只国民党干事于右任，送宋至医院中。时将夜半，医生均未在院，乃暂在别室少待，宋已面如白纸，用手抚着伤处，呻吟不已，于俯首视他伤痕，宋不欲令视，但推着于首，流泪与语道：“我痛极了，恐将不起，为人总有一死，死亦何惜，只有三事奉告：（一）是所有南北两京及日本东京寄存的书籍，统捐入南京图书馆。（二）是我家本来寒苦，老母尚在，请克强与君，及诸故人替我照料。（三）是诸君仍当努力进行，幸勿以我遭不测，致生退缩，放弃国民的责任。我欲调和南北，费尽苦心，不意暴徒不谅，误会我意，置我死地，我受痛苦，也是我自作自受呢。”于右任自然允诺，且勉强劝慰数语。未几医生到来，检视伤处，不禁伸舌，原来宋身受伤，正在右腰骨稍偏处，与心脏相近。医生谓伤势沉重，生死难卜。惟弹已入内，总须取出弹子，再行医治。当经于右任承认，即由院中看护士，昇宋上楼，到第

三层医室 ,解开血衣 ,敷了药水 ,用刀割开伤痕 ,好容易取出弹子 ,弹形尖小 ,似系新式手枪所用。宋呼痛不止 ,再由医生注射止痛药水 ,望他安睡。他仍宛转呻吟 ,不能安枕 ,勉强挨到黎明 ,黄兴等统至病室探问 ,宋教仁歉歔道 :“我要死了。但我死后 ,诸公总要往前做去。”黄兴向他点头 ,宋复令黄报告中央 ,略述己意。由黄代拟电文 ,语云 :

北京袁大总统鉴 :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 ,敬谒钧座 ,十时四十五分 ,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 ,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 ,势必至死。窃思仁自受教以来 ,即束身自爱 ,虽寡过之未获 ,从未结怨于私人。清政不良 ,起任改革 ,亦重人道 ,守公理 ,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。今国基未固 ,民福不增 ,遽尔撒手 ,死有余恨。伏冀大总统开诚心 ,布公道 ,竭力保障民权 ,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 ,则虽死之日 ,犹生之年 ,临死哀言 ,尚祈鉴纳 !

稿已拟定 ,黄兴即出病室 ,着人发电去了。嗣是沪上各同志 ,陆续至病院探望 ,宋皱眉与语道 :“我不怕死 ,但苦痛哩。出生入死 ,我几成为习惯 ,若医生能止我痛苦 ,我就死罢。”各同志再三劝慰 ,宋复褫目道 :“罢了罢了 ,可惜凶手在逃 ,不晓得什么人 ,与我挟着这等深仇 ?”各人闻言 ,统觉得酸楚不堪 ,遂与医士熟商 ,请多延良医 ,共同研究。于是用电话遍召 ,来了西医三四人 ,相与考验 ,共言肠已受伤 ,必须剖验补修 ,或可望生。于右任乃语同人道 :“宋君病已至此 ,与其不剖而死 ,徒增后悔 ,何如从医剖治罢。”各人踌躇一番 ,多主开割 ,于是

再昇宋至第二层割诊室,集医生五人,共施手术。医生只许于右任一人临视,先用迷药扑面,继乃用刀解剖,取出大肠,细视有血块瘀积,当场洗去,再看肠上已有小穴,急忙用药线缝补,安放原处,然后将创口兜合,一律缝固,复将迷药解去。宋徐徐醒来,仍是号痛,医生屡用吗啡针注射,冀令神经略静,终归乏效,且大小便流血不止。又经医生检视,查得内肾亦已受伤,防有他变。延至夜间,果然病势加重,两手热度渐低,两目辄向上视,黄兴、于右任等均已到来,问宋痛楚,宋转答言不痛,旋复语同人道:“我所欲言,已尽与于君说过,诸公可问明于君。”语至此,气喘交作,几不成声。继而两手作合十形,似与同人作诀别状,忽又回抱胸际,似有说不尽的苦况。黄兴用手抚摩,手足已冰,按脉亦已沉伏,问诸医生,统云无救,惟顾宋面目,尚有依依不舍的状态。黄兴乃附宋耳与语道:“遁初遁初,你放心去罢。后事总归我等担任。”宋乃长叹一声,气绝而逝,年仅三十二岁。惟两目尚直视未瞑,双拳又紧握不开。

一班送死的友人,相向恸哭,前沪军都督陈其美,亦在座送终,带哭带语道:“这事真不甘心,这事真不甘心!”大家闻了此语,益觉悲从中来,泣不可抑。待至哭止,彼此坐待天明,共商殓殡事宜,且议定摄一遗影,留作纪念。未几鸡声报晓,晨光熹微,当即饬人至照相馆,邀两伙到来,由黄兴提议先裸尸骸上身,露着伤痕,拍一照片。至穿衣后,再拍一照,方才大殓。此时党员毕集,有男有女,还有几个日本朋友,也同来送殓。衣衾棺槨,统用旧式。越日,自医院移棺,往殡湖南会馆。来宾及商团军队,共到医院门首,拥挤异常。时至午后,灵柩发引,一切仪仗,无非是花亭花圈等类,却也不必细述。惟送

丧执紼 ,及护丧导灵 ,人数约至二三千名 ,素车白马 ,同遵范式之盟 ,湘水吴江 ,共洒灵均之泪。会值潇潇春雨 ,凜凜悲风 ,天亦同哀 ,人应齐哭 ,这也不在话下。

惟自凶耗传布 ,远近各来函电 ,共达沪上国民党交通部 ,大致在注意缉凶 ,兼及慰唁。袁总统亦叠发两电 ,第一电文云 :

上海宋钝初先生鉴 :阅路透电 ,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 ,正深骇绝。顷接卮电 ,方得其详。民国建设 ,人才至难 ,执事学识冠时 ,为世推重 ,凡稍有知识者 ,无不加以爱护 ,岂意众目昭彰之地 ,竟有凶人 ,敢行暗杀 ,人心险恶 ,法纪何存 ?惟祈天相吉人 ,调治平复 ,幸勿作衰败之语 ,徒长悲观。除电飭江苏都督、民政长、上海交涉使、县知事、沪宁铁路总办 ,重悬赏格 ,限期缉获凶犯外 ,合先慰问。

越日致第二电 ,系由上海交涉使陈贻范 ,已电达宋耗 ,乃复致唁词云 :

宋君竟尔溘逝 ,曷胜浩叹 !目前紧要关键 ,惟有重悬赏格 ,迅缉真凶 ,彻底根究。宋君才识卓越 ,服务民国 ,功绩尤多 ,知与不知 ,皆为悲痛。所有身后事宜 ,望即会同钟文耀妥善料理。其治丧费用 ,应即作正开销 ,以彰崇报。

自是江苏都督程德全、民政长应德闳 ,通电地方官一体协

拿限期缉获。上海县知事及地方检察厅，统悬赏缉捕。黄兴、陈其美等，又函致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，托他密拿，如得破案，准给酬劳费一万元。沪宁铁路局亦出赏格五千元。沪上一班巡警，及所有中外包探，哪个不想发些小财？遂全体注意，昼夜侦缉。天下无难事，总教有心人，渐渐的探出踪迹来了。先是宋教仁在病院时，沪宁铁路医院忽得一奇怪邮信，自上海本部寄发，信外署名系铁民自本支部发八字，信内纯是讥嘲语。略云：

钝初先生足下：鄙人自湘而汉而沪，一路欢送某君，赴黄泉国大统领任。昨夜正欲与某君晤别，赠以卫生丸数粒，以作纪念，不意误赠与君，实在对不起了。虽然，君从此亦得享千古之幸福了。因某君尚未赴新任，本会同人，昨夜曾以巨金运动选举，选举结果，则君最占优胜，每票金额五千元，故同人等请君先行代理黄泉国大统领，俟某君到任后，自当推举你任总理。肃此恭祝荣禧，并颂千古！救国协会代表铁民启。

看这函中文字，已见得此案凶犯，不止一人，且仍匿迹租界。函内误赠二字，实系乱人耳目。所云某君，亦并非有特别指定，意在恫吓国民党中要人，令勿再为政党竞争。或谓国民党首领就是孙、黄二人，是时孙文正往游日本，只黄兴留沪，函中所云某君，分明是暗指黄兴，也未可知。总之，此案为政治关系，无与私怨，当日的明眼人，已窥测得十分之五了。

二十三日晚间，上海租界中，正在热闹的时候，灯光荧荧，

车声辘辘，除行人旅客外，所有阔大少红倌人等，正在此大出风头，往来不绝，清和坊、迎春坊一带尤觉得车马盈途，众声聒耳。这一家是名娼接客，卖笑逞娇，那一家是狎客登堂，腾欢喝采。还有几家是贵人早降，绮度已开，不是猜拳喝酒，就是弹唱侑宾，管弦杂沓，履舄纷纭。突来了红头巡捕数名，把迎春坊三四弄口，统行堵住。旋见总巡卜罗斯，与西探总目安姆斯脱朗，带着巡士等步入弄中，到了李桂玉妓馆门首，一齐站住。又有一个西装人物，径入妓馆，朗声呼问。当由龟奴接着，但听得“夔丞兄”三字。龟奴道：“莫非来看应大老么？”那个向他点头，龟奴又道：“应老爷在楼上饮酒。”那人不待说毕，便大踏步上楼，连声道：“应夔丞君！楼下有人，请你谈话。”座上即有一人起立，年约四十余岁，面带酒容，隐含杀气，便答言：“何人看我？”那人道：“请君下楼，自知分晓。”于是联步下楼，甫至门道，即由卜总巡启口道：“你是应夔丞么，去！去！去！”旁边走过巡士，即将应夔丞牵扯出来，一同至总巡房去了。

这应夔丞究是何人？叙起履历，却也是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脚色。他名叫桂馨，却有两个头衔，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，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，家住新北门外文元坊，平素很是阔绰，至此何故被捕？原来就是宋案牵连的教唆犯。宋案未发生以前，曾有一专售古玩的贩客，姓王名阿法，尝在应宅交易，与应熟识有年。一日，复至应家，应取出照片一张，令他审视。王与照片中人，绝不相识，顿时莫名其妙。应复言：“欲办此人，如能办到，酬洋千元。”王阿法是一个掮客，并不是暗杀党，哪里能做这般事？当即将照片交还，惟心中颇艳羨千金，出至某客栈，巧遇一友人邓某，谈及应事。邓系辽东马贼

出身，颇有膂力，初意颇愿充此役，继思无故杀人，徒自增罪，因力却所请。两下里密语多时，偏被栈主张某所闻，张与国民党员，素有几个认识，遂一一报知。国民党员，乃诘邓及王，王无可隐讳，乃说明原委，且言自己复绝，并未与闻。当由国民党员，嘱他报明总巡，一俟破案，且有重赏。这王阿法又起了发财的念头，遂径至卜总巡处报告。卜总巡即饬包探侦察，返报应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，挟妓饮酒。总巡乃亲自出门，领着西探总目等，往迎春坊，果然手到擒来，毫不费力。应桂馨到了此时，任他如何倔强，只好随同前往，到了捕房内，冷清清的坐了一夜。

翌日天明，由卜总巡押着应桂馨，会同法捕房总巡，共至应家，门上悬着金漆招牌，镂刻煌煌大字，便是江苏巡查长公署，及共进会机关部字样，巡查长三字，是人人能解，共进会名目，就是哥老会改设。哥老会系逋逃藪，中外闻名，应在会中做了会长，显见得是个不安分的人物。卜总巡到了门前，分派巡捕多人，先行把守，入室检查，搜出公文信件甚多，一时不及细阅，统搬入筐内，由法总巡亲手加封，移解捕房。一面查验应宅住人，除该家眷属外，恰有来客数名，有一个是身穿男装的少妇，有一个是身着新衣，口操晋音的外乡人，不伦不类，同在应家，未免形迹可疑，索性将所有男客尽行带至法捕房，所有女眷，无论主客，一概驱至楼上小房间中，软禁起来，派安南巡捕看守。原来上海新北门外，系是法国租界，所有犯案等人，应归法巡捕房理值，所以英总巡往搜应家，必须会同法总巡。英人所有的巡役，是印度人，法人所用的巡役，是安南国人。至应宅男客，到捕房后，即派人至沪宁车站，觅得当时服役的西崽，据言：“曾见过凶手面目，约略可忆。”即邀他同入

捕房 ,将所拘人犯 ,逐一细认 ,看至身着新服口操晋音的外乡人 ,不禁惊喜交集 ,说出两语道 :“就是他 !就是他 !”吓得那人面如土色 ,忙把头低了下去。小子有诗叹道 :

昂藏七尺好身躯 ,胡竟甘心作暴徒 ?  
到底杀人终有报 ,恶魔毒物总遭诛。

毕竟此人为谁 ,容至下回交代。

宋教仁为国民党翹楚 ,学问品行 ,均卓绝一时 ,只以年少气盛 ,好讥议人长短 ,遂深触当道之忌 ,遽以一弹了之 ,吾为宋惜 ,吾尤为国民党惜。曷为惜宋 ?以宋负如许之不羈才乃不少晦其锋芒 ,储为国用 ,而竟遭奸人之暗杀也。曷为惜国民党 ?以党中骤失一柱石 ,而余子之学识道德 ,无一足与宋比 ,卒自此失败而不克再振也。若应夔丞者 ,一儂薄小人耳 ,为鬼为蜮 ,跖<sup>璆</sup>犹耻之 ,彼与宋无睚眦之嫌 ,徒为使贪使诈者所利用 ,甘心戕宋 ,卒之阴狡之谋 ,漏泄于一贩客之口 ,吾谓宋死于应 ,为不值 ,应败于贩夫 ,亦不值也。然于此见民国前途 ,殊乏宁日矣。

## 第二十一回 摇 讯凶犯直言对簿 延律师辩论盈庭

摇摇却说沪宁车站的西崽,审视捕房人犯,指出凶手面目。那人不禁大骇,把头垂下,只口中还是抵赖,自言:“姓武名士英,籍隶山西,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。现因军伍被裁,来沪一游,因与应桂馨素来认识,特地探望,并没有暗杀等情。”法总巡哪里肯信,自然把他拘住。但武士英既是凶手,何故未曾逃匿,却在应宅安居呢?说将起来,也是宋灵未泯,阴教他自投网中,一命来抵一命。

原来武士英为应所使,击死宋教仁,仍然逃还应家。应桂馨非常赞赏,即于二十三日晚间,邀他至李桂玉家,畅饮花酒。此外还有座客数名,彼此各招名妓侍宴。有一李姓客人,招到妓女胡翡云。胡妓甫到,才行坐定,即有中西探到来,将应桂馨拘去。座客闻到此信,统吃了一大惊;内有武士英及胡翡云,越加慌张。武士英是恐防破案,理应贼胆心虚,那胡翡云是个妓女,难道也助应逞凶么?小子闻得胡应交情,却另有一番缘故。应素嗜鸦片,尝至胡妓家吸食。他本是个阔绰朋友,缠头费很不吝惜,胡妓得他好处,差不多有万金左右,因此亲密异常,仿佛是外家夫妇。此日胡妓应召,虽是李客所征,也由应桂馨代为介绍。李客闻应被拘,遂语胡妓道:“应君被拘,不知何事?卿与他素有感情,请至西门一行,寄语伊家,可好么?”胡妓自然照允。武士英亦插嘴道:“我与他同去罢。”于是一男一女,起身告辞,即下楼出弄,坐了应桂馨原乘的马车,由龟奴跨辕,一同到了应宅。方才叩门进去,那法租界中西探二十余名,已由法总巡电话传达,说是由英总巡转委,令

他们至应宅看管。他们乘着开门机会，一拥而入，竟将前后门把守，不准出入。胡翡云头戴瓜皮帽儿，梳着油松大辮，身穿羔皮长袍，西缎马褂，仿效男子装束，前回所说的男装女子，就是该妓。她与武士英同入应宅，报明桂馨被拘，应家女眷，还道是因她惹祸，且问明武士英，知她是平康里中人，越加不去睬她。她大是扫兴，回出门房，欲呼龟奴同去，偏为西探所阻，不令出门，她只得兀坐门房，也是冷清清的一夜。次日，英法两总巡俱到，见门房内坐着少妇，不管她是客是主，竟驱她同上楼房，一室圈禁。胡翡云叫苦不迭，没奈何捱刻算刻，就是饮食起居，也只与应宅媪婢，聚在一处。真叫做平地风波，无辜受苦哩。

又过一天，法总巡带了西探三名，华捕四名，并国民党员一人，又到应宅搜查，抄得极要证物一件，看官道是何物？乃是五响手枪一柄，枪内尚存子弹二枚，未曾放出，拆验枪弹，与宋教仁腰间挖出的弹子样式相同，可见是宋案主凶，已经坐实，无从抵赖了。是日下午，即由法国李副领事、聂谏员，与英租界会审员关炯之，及城内审判厅王庆愉，列坐会审。凶犯武士英上堂，起初不肯供认，嗣经问官婉言诱供，乃自言本姓本名，实叫作吴福铭，山西人氏，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，后投云南军伍，被裁来沪，偶至茶馆饮茶，遇着一陈姓朋友，邀我入共进会。晚上，同陈友到六野旅馆寓宿，陈言应会长欲办一人。我问他有何仇隙？陈言：“这人是无政府党，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，故欲除灭那厮，并非有甚么冤仇。”我尚迟疑不决。次日，至应宅会见应会长，由应面托，说能击死该人，名利双收，我才答应了去。到行刺这一日，陈邀我至三马路半斋夜餐，彼此酒意醺醺，陈方告诉我道：“那人姓宋，今晚就要上火

车事不宜迟,去收拾他方好哩。”说毕,即潜给我五响手枪一柄。陈付了酒钞,又另招两人,同叫车子到火车站,买月台票三张。一人不买票,令在外面看风。票才买好,宋已到来,姓陈的就指我说:“这就是宋某。”后来等宋从招待室出来,走至半途,我即开枪打了一下,往后就逃。至门口见有人至,恐被拘拿,又从朝天放了两枪,飞奔出站,一溜风回到应家,进门后,陈已先至,尚对我说道:“如今好了,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。”应会长亦甚赞我勇士,且说:“将来必定设法,令我出洋游学。”我当将手枪缴还陈友,所供是实。问官又道:“你行刺后,曾许有酬劳否?”武言:“没有。”问官哼了一声,武又道:“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,但我只拿过三十元。”问官复道:“姓陈的哪里去了?叫什么名字?”武答道:“名字已失记了。他的下落,亦未曾知道。”问官命带回捕房,俟后再讯,所获嫌疑犯十六人,又一一研讯,内有十一人略有干连,未便轻纵,余五人交保释出,还有车夫三人,也无干开释。

法总巡复带同探捕等复搜应宅,抄出外国箱及中国箱各一只,内均要件,亦饬带回捕房。越宿,再行复讯。又问及陈姓名字,武士英记忆一番,方说出“玉生”两字,余供与昨日未符,但说:“与应桂馨仅见一面,刺宋一节,统是陈玉生教导,与应无涉等情。”问官料他狡展,仍令还押。胡翡云圈住应宅,足足三日三夜,亏得平时恩客,记念前情,替他向法捕房投保,才得释放。翡云到处哭诉,说是三日内损失不少,应大老曾许我同往北京,他做官,我做他家小,好安稳过日,哪知出此巨案,我的命是真苦了。这且搁过不提。

且说应桂馨被押英捕房,当下卜总巡禀请英副领事,会同谏员聂榕卿,开特别公堂审问,且令王阿法与应对质,应一味

狡赖。英副领事乃将应还押,俟传齐见证,再行复讯。王阿法着交保候质。是时江苏都督程德全,以案关重大,竟亲行至沪,与黄兴等商量办法。孙文亦自日本闻警,航归沪渚,大家注意此案,各在黄公馆中,日夕研究。陈其美亦曾到座,问程督道:“应桂馨自称江苏巡查长,曾否由贵督委任?”程德全道:“这是有的。”黄兴插口道:“程都督何故委他?”程德全半晌道:“唉!这是内务部洪荫芝,就是洪述祖所保荐的。”黄兴点头道:“洪述祖么?他现为内务部秘书,与袁总统有瓜葛关系,我知道了。这案的主因,尚不止一应桂馨呢。”程德全道:“我当彻底清查,免使宋君含冤。”黄兴道:“但望都督能如此秉公,休使元凶漏网,我当为宋渔父拜谢哩。”说着,即起向程督鞠躬,程督慌忙答礼。彼此复细谈多时,决定由交涉使陈贻范函致各国总领事,及英法领事,略言:“此案发生地点,在沪宁火车站,地属华界,所获教唆犯及实行犯,均系华籍,应由华官提讯办理,请指定日期,将所有人犯,及各项证据解交”等情。陈函交去,英领事也有意承认,惟因目前尚搜集证据,羽党尚未尽获,且俟办有眉目,转道中国法庭办理,当将此意答复。陈交涉使也无可如何,只好耐心等着。法领事以应居文元坊,属法租界管辖,当提应到法廨会审。英领事不允,谓获应地点,在英租界中,须归英廨审讯,万不得已,亦宜英法会同办理。法领事乃允将凶犯武士英,转解至公共租界会审公堂,听候对质。当由法捕房派西捕五人,押着武士英,共登汽车,送至公廨。

武身穿玄色花缎对襟马褂,及灰色羊皮袍,头戴狐皮小帽,由两西探用左右手铐,携下汽车,入廨登楼,静候传讯。武并无惧色,反自鸣得意道:“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,此次为犯

案,却由会审公堂,特用汽车迎我,也可算得一乐了。”那应桂馨愈觉从容,仗着外面的爪牙,设法运动,且延请著名律师,替他辩护。于是原告工部局代表,有律师名叫侃克,中政府代表,由程都督延聘到堂,亦有律师,名叫德雷斯,被告代表,且有律师三人,一名爱理司坦文,一名沃克,一名罗礼士。这许多律师,没一个不是西洋人。临审时,应、武两犯,虽曾到庭,问官却不及讯问,先由两造律师,互相辩驳,你一句,我一语,争论多时,自午后开审,到了上灯,律师尚辩不清楚,还有什么工夫问及应、武两犯,只好展期再讯。武仍还押法捕房,应亦还押英捕房。至第二次开审,宋教仁的胞叔宋宗润,自湘到沪,为侄伸冤,也延了两个律师,一名佑尼干,一名梅吉益,也统是西人,律师越请越多了。

嗣是审讯一堂,辩诘一堂,原告只想赶紧,被告只想延宕,就是应、武二犯,今朝这么说,明朝那么说,也没有一定的口供,应且百计托人,往法捕房买嘱武士英,叫他认定自己起意,断不致死,并以某庄存银,允作事后奉赠。武遂翻去前供,只说杀宋教仁乃我一人主见,并没有第二人,且与应并未相识,日前到了应家,亦只与陈姓会面。陈名易山,并非玉生。及问官取出被抄的手枪,令武认明,武亦答云:“不是,我的手枪,曾有七响,已抛弃在车站旁草场上面。”至问他何故杀宋?他又说:“宋自尊自大,要想做国务总理,甚且想做总统,若不除他,定要二次革命,扰乱秩序,我为四万万同胞除害,所以把他击死。他舍去一命,我也舍去一命。保全百姓,却不少哩。”问官见他如此狡辩,转诘应桂馨。应是越加荒诞,将宋案关系,推得干干净净。那时未得实供,如何定案?程德全、孙文、黄兴等,乃决拟搜集书证,向法捕房中,索取应宅被搜文件。

法捕房尚未肯交出，忽国务院来一通电，内述应桂馨曾函告政府，说是近日发现一种印刷品，有监督议院政府，特立神圣裁判机关的宣告文，词云：

呜呼！今日民国，固已至危险存亡之秋，方若婴孩，正当维护哺养，岂容更触外邪？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，凡不正当之议员政党，必以四万万同胞公意，为求共和幸福，以光明公道之裁判，执行严厉正当之刑法，使我天赋之福权，奠定我庄严之民国。今查有宋教仁莠言乱政，图窃权位，梁启超利禄熏心，罔知廉耻，孙中山纯盗虚声，欺世误国，袁世凯独揽大权，有违约法，黎元洪群小用事，擅作威福，赵秉钧不知政治，罔顾责任，黄克强大言惑世，屡误大局；其余汪荣宝、李烈钧、李介人辈，均为民国神奸巨蠹。内则动摇国本，贻害同胞，外则激起外交，几肇瓜分。若不加惩创，恐祸乱立至，兹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，将宋教仁一名，按照特别法庭，于三月初九日，第一次公开审判，由陪审员蒋圣渡等九员，一致赞同，请求代理法官叶义衡君判决死刑。先生即时执行，所有罪状，另行宣布，分登各报，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，以上开列各人，但各自悛悔，化除私见，共谋国是而裕民生，则法庭必赦其既往，其各猛省凛遵！切切此谕。

这电文传到沪上，杯弓蛇影，愈滋疑议。既而国民党交通部，又接得匿名信件，约有数通，多半措词荒谬，不值一笑。内

有一函略通文墨 ,节录如下 :

敬告国民党诸君子 ! 自内阁一翻 ,尔党形势 ,亦甚支绌矣。詎图不自销匿 ,犹生覬覦 ,教仁樗材 ,引类招朋 ,冀张其政党内阁之说 ,吾甚惑焉。夫吾人所欲甘心于尔党者 ,承宗二人。一濂乌足 ? 然非先诛濂 ,恐无以儆余子 ,爰遣奇士试其锋 ,设诸子悔祸有心 ,幡然改计 ,吾又何求 ? 倘其坚抱政党内阁之旨 ,谬倡平民政治之说 ,则炸弹手枪 ,行将遍及。水陆江海 ,坑尔多人 ,人纵不恤其私 ,犹不思既称巨子 ,当建伟业 ,苟留此身 ,终有树立。管夷吾不羞小节 ,曷不师之 ? 至侈言议员多出尔党 ,南方不少民军 ,试问军警干涉之单朝传 ,参议员夕皆反舌 ,汉阳师徒之锋少挫 ,黄司令已遁春申。凡此秽迹 ,独非尔党往日之事乎 ? 总之殷鉴未遥 ,前车宜鉴 ,此时苟避匿以让贤 ,他日或循序而见举。诸子方在青年 ,顾不必叹河清也 ,吾人素乐金革 ,死且不厌 ,非欲效孔璋之檄 ,暴人罪状 ,乃姑说生公之法 ,冀感顽石。久闻尔党济济 ,当有达材 ,试念忠告 ,勿作金夫 !

统观全书 ,无非是设词吓迫的手段 ,蛛丝马迹 ,隐隐可寻 ,大家揣测起来 ,已知戕宋一案 ,与袁政府大有关系。并由法捕房传出消息 ,所抄应宅文件 ,内与洪述祖往来信札 ,恰是很多。又经程都督邀同应民政长 ,共至沪上调查 ,电报局中取应犯送达北京电稿 ,一一校译 ,不但与洪述祖通同一气 ,就是国务总理赵秉钧 ,也与应时常通信 ,电文多从密码 ,且有含糊影射等

词。程、应两人，又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，仔细研求，展细寻译，那密码中的语意，已十得七八，乃电致内务部，请将洪述祖拘留，事关嫌疑，须押至备质等语，谁知洪述祖已闻风遁去，部复到沪，又由程督电呈袁总统，请他飭令严拿。袁总统也居然下令，略言：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，携带女眷一人，乘津浦车至济南，由济南至浦口。此人面有红斑黑须，务飭地方官一体严拿！”其实是一纸空文，徒掩耳目，那阴谋诡计的洪杀胚，早已跑到青岛，托庇德胶州总督宇下，安心享福去了。

此外有自北京来沪的人物，什么侦探长，什么勤务督察长，统说是考查宋案而来，亦未尝为宋尽力。最注目的，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，及工商总长刘揆一，匆匆南下，又匆匆北去。刘与孙、黄见了一面，返至天津，称疾辞职。或谓刘已洞悉宋案真相，不愿在恶政府中，再行干事，以此托故求归。彼此聚讼，疑是疑非，且不必说，惟程、应、孙、黄等人，屡与领事团交涉，要求交出凶犯及一切证据。北京的内务部司法部，也电飭陈交涉使，嘱“援洋泾浜租界权限章程，凡中国内地发生事件，犯人或逃至租界，捕房应一体协缉，所获人犯，仍由中国官厅处理等情。照此交涉，定可将此案交归华官，依法办理”云云。陈贻范接到此文，自然与英法领事，严重交涉。英法两领事，却也无从推诿，只好将全案人犯及证件，移解华官。当由上海检察厅接收，把凶犯严密看管，才过数天，即由看守所

正是：

为恐实供先灭口，只因贪利便亡身。